

上海人民出版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学习通信

上海人民出版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学习通信

本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学习通信

本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45,000

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99 定价: 0.37元

列宁语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前 言

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高等院校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坚持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举办各种短训班，和工农相结合，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理论战线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

在这个革命热潮中，复旦大学政治理论课教研组在上海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抽调了化学和造船工业系统的部分工人理论骨干，于一九七四年上半年举办了哲学短训班，选读了几本马列和毛主席的主要哲学著作。在学习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光辉著作过程中，根据社会上广大群众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过一些专门讨论。本书就是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由专业理论工作者和部分工人理论骨干相结合写成的。

本书之所以采取通信形式，一方面考虑到这种形式便于根据社会上广大群众学习中提出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谈谈我们的理解和体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另一方面也由于通信的形式比较灵活，它便于适当联系哲学史和现实斗争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帮助理解原著。本书共二十五封信，分为五个部分。它们相互间有一定的联系，每封信又都是独立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学习通信并不是仅仅写给某一个同志的，而是写给广大读者的，因此我们把每封信

开头的称呼和结尾的署名都省略了。在这里一并加以说明。

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对原著钻研不够，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可能是不正确的；利用通信形式写书，对我们来说也是头一回，缺乏经验。因此，错误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 第一封信 《费尔巴哈论》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的产物 1
- 第二封信 怎样理解这本著作的书名13

第 二 部 分

- 第三封信 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22
- 第四封信 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33
- 第五封信 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是为普鲁
士王朝服务的41
- 第六封信 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功绩及其“基本
内核”.....49
- 第七封信 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对待
德国古典哲学的.....57

第 三 部 分

- 第八封信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上两条
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64

第九封信	坚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坚持辩证法	74
第十封信	实践是批判不可知论的有力武器	81
第十一封信	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90

第四部分

第十二封信	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99
第十三封信	谈谈“恶”的历史作用	106
第十四封信	从费尔巴哈研究哲学的道路所得到的启发	112

第五部分

第十五封信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120
第十六封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伟大革命	132
第十七封信	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138
第十八封信	真理是一个过程	149
第十九封信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159
第二十封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67

第二十一封信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174
第二十二封信	国家和法决定于经济基础又服务于经济基础	181
第二十三封信	宗教的产生和变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191
第二十四封信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往往披着宗教的外衣	201
第二十五封信	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207

第一封信 《费尔巴哈论》是阶级斗争 和路线斗争的产物

我们高兴地知道你们正在学习恩格斯的光辉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你们在学习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和我们一起讨论,以便加深对原著的理解。这对我们也是一个促进,就让我们用通信的形式来开展这种学习和讨论吧。今天这封信就想谈谈恩格斯为什么要写《费尔巴哈论》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论》这部著作写于1886年,最初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1888年,恩格斯进一步作了修改,并写了序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在单行本中,恩格斯还把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第一次发表了。

《费尔巴哈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十分重要的一部著作,它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和联系,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1890年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到《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时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①。列宁也把《费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同《共产党宣言》一起，列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①。

恩格斯为什么要写这一著作？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在《序言》中，恩格斯对写这本书的目的和背景，作了扼要的说明。据我们的理解，恩格斯当时写这本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为了系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第4页）*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的愿望了，恩格斯引证马克思的话说，早在1845年在布鲁塞尔时，就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第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为什么要“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呢？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早年他们在政治上还只是代表被压迫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都受过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后来，由于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使他们很受启发，开始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决裂而转向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简单地否定黑格尔，也不是简单地重复费尔巴哈，而是批判地继承了

①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

* 本书凡引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话，均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以下引用只注页码，不再注书名。

他们的合理部分，屏弃了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杂质，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创立了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们亲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他们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并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最终摆脱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不破不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其他资产阶级流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例如，1842—1844年马克思写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英国状况。评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等。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对立，把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第3页），又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序言中提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这里用“清算”一词，正表明两位革命导师在对待世界观问题上坚决果断，毫不含糊的严肃态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批判了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观点，借此来肃清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德国警察机关的阻挠和出版商的拒绝，这部著作未能出版。从那时起，直到恩格斯写《费尔巴哈论》，这四十多年中，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

上来”(第3页)。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才决定借《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他写一篇书评的机会，写了这一著作。

第二，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家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企图，打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总的说来，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阶段。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处于组织上和思想上为下一次革命高潮做准备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在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经受了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正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这时资产阶级日愈反动，对无产阶级更加恐惧，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这种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已经失去了当年那种对革命理论的强烈兴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怕得要死，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疯狂的攻击，同时，他们竭力鼓吹所谓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妄图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中最反动的方面。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德国古典哲学“好象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第3页)。当时这一反动思潮在英国、北欧和德国表现尤为突出。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欧出现了复活黑格尔哲学的所谓新黑格尔主义。它后来盛行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头三十年，成为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当时在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有开尔德、格林、布拉德雷等人。他们抛弃了黑格尔哲

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用主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代替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们特别渲染黑格尔的反动国家学说，公开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胡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自相矛盾”的概念，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各国，也在传播黑格尔哲学的糟粕。

在德国，新康德主义普遍流行，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成为“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第8页）的根据。新康德主义竭力渲染康德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大肆鼓吹“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口号。它否认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意义，鼓吹“自在之物”是一种“极限概念”，而不是实在的东西，宣扬自然界是“纯思维”的产物，否认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性。它们从敌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反动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总之，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家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来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甚至用恶意中伤的卑劣手段，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窃取”来的，或者诬蔑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凑合，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区别，妄图阻止辩证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面对着这种情况，恩格斯认为必须及时地从哲学战线上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肃清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就是恩格斯写《费尔巴哈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为了彻底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提高识别真

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以来经历了多次路线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光辉著作，批判了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俾斯麦反动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使得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尖锐起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78年10月，俾斯麦慑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借口谋刺德皇的事件，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实行白色恐怖，把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和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一切宣传社会主义的群众团体、出版社和刊物都被禁止，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严重迫害。与此同时，俾斯麦反动政权还从剥削和掠夺来的财富中拿出一小部分，用以引诱和收买党内不坚定的分子和工人贵族，在工人运动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这就是俾斯麦的所谓“糖果加鞭子”的反革命两手策略。

作为这种反革命两手政策的直接后果，党内就出现了以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即所谓“苏黎士三人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机会主义分子利用当时党内的暂时困难向党进攻，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向俾斯麦屈膝投降。他们妄图篡夺刚迁到国外的党中央机关报的领导权，并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反党纲领。他们公然宣称要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要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有教养的”、“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一句话，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武装斗争，甚至丧心病狂地责骂党要对“反社会党人法”的施行负责，“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憎恨”。由此可见，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进攻面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却是动摇、犹豫、惊惶失措，无能为力；他们不去同机会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采取了错误的容忍态度。

为了帮助党的领导人纠正错误，辨明方向，使党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条正确路线，1879年9月17—18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著名的《通告信》。在信中，两位革命导师对“苏黎世三人团”的反党纲领进行了尖锐、致命的批判，指出：“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严肃地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人对机会主义的容忍态度。他们郑重表示：“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正确路线的指导下，“苏黎世三人团”的反党阴谋，很快被粉碎了，党转入了地下，恢复了组织活动。正如恩格斯当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③。党内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因此，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党内斗争就不会结束。当

① 《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4页。

② 同上。

③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4页。